抱朴子/外篇/卷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或曰：「尾大於身者，不可掉；臣賢於君者，不可任。故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，才非匹而安仗之者見輕。」

抱樸子曰：「詭哉，言乎！昔者荊子總角而攝相事，實賴二十五老，臻乎惠康。子賤起家而治大邦，實由勝己者多，而招其弘益。齊桓殺兄而立，鳥獸其行，被發彝酒，婦閭三百，委政仲父，遂為霸宗；夷吾既終，禍亂亟起。魯用季子二十余年，內無秕政，外無侵削；人之亡沒，殄瘁響集。豈非才所不逮，其功如彼；自任其事，其禍如此乎！」

「漢高決策於玄幃，定勝乎千里，則不如良平；治兵多而益善，所向無敵，則不如信布；兼而用之，帝業克成。故疾步累趨，未若托乘乎逸足；尋飛逐走，未若假伎乎鷹犬。夫勁弩難彀，而可以摧堅逮遠；大舟難乘，而可以致重濟深；猛將難禦，而可以折沖拓境；高賢難臨，而可以攸敘彝倫。

「昔魯哀庸主也，而仲尼上聖，不敢不盡其節；齊景下才也，而晏嬰大賢，不敢不竭其誠。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，計局量之優劣，必須堯舜乃為之役哉！何事非君？何使非民？恥令其君不及唐虞，此亦達者之用心也。」